

新民晚报

在上海逛书店时看到这样一句话:我回到了故乡,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客旅。太贴切了,熟悉的路名,陌生的高楼;熟悉的弄堂,陌生的面孔。在丰腴的筵席中寻找旧时的滋味,在老友欢聚中追踪流去的往事。上海,我的故乡,如果我从未来未曾离开过你,我会见证你每一天的变迁,在这个越来越年轻的地方慢慢变老。当年,我选择了离开,去经历另一边世界的生活,但是我从未忘记过你!当纽约的树木在秋天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我会想起上海家门前的梧桐树;在长岛的沙滩沐浴着夏天黄昏的海风,我会记起往日在弄堂里乘凉的情景。家住纽约,家在上海。

家住纽约 家在上海

地域和国界将我的人生之路分为两段:故乡的生活包含了我的童年,少年和大学;异国的生活包含了求学,谋生,成家

和生儿育女。时隔三十多年,在一次与老同学的聚会中,一位朋友注视我良久,然后尴尬地问:请问您是哪位?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当年的自己还在吗?往事是珍贵的,能够回忆往事的人是幸运的。(千万不要嘲笑别人脑残,不能回忆往事的人是何等痛苦啊!)于是乎,我的同龄人们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彼此相聚。在这种场合,不论是腰缠万贯的富豪,德高望重的学者,还是身居要职的官员,都会放下身段,返璞归真,津津有味地咀嚼过去的“糗事”,滔滔不绝地叙述往日的趣闻。回忆使我们一下子年轻了三五十岁,往事填补了地域和国界的距离。

毕竟,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中,人不能永远生活在过去。好在造物之主让我们揣着另一份比往事和回忆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希望:希望再相见,希望永相聚。(2018.10.7 于纽约)

过去有句戏曲行话,指不购买戏票,设法混入剧场看戏,叫蹭戏。听说杨宝森、袁世海等老一辈菊坛名家,家境贫寒初学伊始,为了学艺又买不起票也都曾不断去各园子蹭戏,实际上也都是去“偷艺”,后来他们都成了了不起的艺术家和行家。

我的入戏还是儿时,奶奶带我在冀鲁豫解放区麦场上看“社戏”陪养起来的。奶奶没文化,移动莲花小脚只能带着我靠听戏来获取历史和戏剧文化知识



小戏迷蹭戏三惊

万伯翱

识,在战争年代恐怕也是唯一的大型公共娱乐了。那些忠臣良相如包公、海瑞;奸臣曹操、严嵩之类的白脸坏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培养了我看戏的兴趣。

上世纪50年代初,父母调进北京工作,进剧场看戏的机会多起来。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为主的大型剧团和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四大名旦单挑的剧团如花团锦簇、百花争艳。舞台上演唱起来,各流派剧团毫不相让,新编历史剧、古典剧,还有现代京剧都曾呈现过可喜的繁荣盛况。

“育才”学友马思猛之父马彦祥是位大戏剧家又是文化部艺术局的“戏官”,我和思猛兄没少去蹭戏,逢周六有“漏网之鱼”的票也能到我们小手中呢。有次思猛兄沾沾自喜地说:“今晚老头说有事了,票已被我拿到手了。”我们哥俩高兴高采烈地赶到东安市场内吉祥戏院,观看了一代大师李少春先生的《安天会》,正演到亦人亦猴亦大圣“闹天宫”一折,彦祥老伯忽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拧我和思猛的耳朵。老人家不是不来了吗?!后来才明白,文化部部长找他有事,但他应少春夫人侯玉兰电话催促,到家匆匆用过饭,又赶来看戏了。他不用票就能进来,当时剧团剧场上下都认识马伯,这

票是周五的,找同班“黄瓜”,他经常听我连手带脚地“说戏”,对中国传统国粹艺术颇感兴趣呢。果真一说我请客看戏,还外加一支冰棍,就马上“上钩了”。但他提醒:“晚上看戏得请假吧?”“不用!这两天的晚上,生活张老师根本都不查房呀。”“黄瓜”点头称“是!”我们晚上在食堂匆匆吃完饭,还特别聪明又跑到宿舍把被子铺开,假装人在床上!

新修不久的天桥大剧院果然气派非凡,能演芭蕾舞和京剧、话剧,有活动地板,能旋转的舞台下还有大乐池,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都到此看过剧呢。这次因为我们俩是“自力更生”,当然委屈了我俩



小戏迷,是在三楼的差不多最后排的位置了。说实话,是远了点,倒是演员从头到脚都能立体地观看着插护背旗的女将穆桂英和焦、孟二将及将门虎子、银袍银枪的小东家杨宗保的唱念做打,至今还记得两句台词。

戏毕,冰棍也吃完了,沿着忽明忽暗高低不太平的马路加土路返校溜进学校台阶上的厚重大红门,谁知刚过了香林,踏上宿舍二院大门正沿着青石阶再想蹿进宿舍时,就被生活张老师手持手电筒活捉到办公室立正训斥了。我和“黄瓜”有口难辩,只好老实低头认罪。不几天在早操集合大会上,校长宣布万伯翱和林xx同学(“黄瓜”)无组织无纪律,但因坦白彻底、态度较好,从轻处理,给予“劝告处分”,据说小学毕业时从档案袋里撤出了此不良记录。

育才学校60年大庆,我又见到了花白头发、瘦高,还是喜欢低头背手走路的“黄瓜”,他已是北京某建材公司大经理了,开着威风的奥迪飞奔而来。我再三向“黄瓜”学弟检讨致歉当年引导他犯了错误,他反倒哈哈一笑:“我现在是真正的戏迷了,谢谢老兄!下周我请您看裘派名角孟广禄和俊美老旦赵葆秀的《铡美案》吧,有包厢茶水伺候您——”真是沧桑巨变,吃五分钱冰棍、受处分的“黄瓜”今天真是海水不可斗量了。

峡湾上的虹与舞

戴大年

对付梅雨,最好的办法便是远离。于是,六月,我们告别上海,又有了与大海、白夜、极光邂逅的幸运。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盘桓数日,与易卜生“玩偶之家”零距离接触后,我们驱车315公里,来到闻名遐迩的挪威峡湾地区。

峡湾是一种特殊的地貌,群山飞峙,海水直入,形成宽窄深浅不一的河湖。车盘山而行,沿途所见,雪山、草场、森林、河溪……像极了我国新疆伊犁河谷之景,只多了点房车营地和高山滑雪场。

松恩峡湾,世上最深最长之峡湾,阴雨中,只见怒浪排空,危崖叠嶂,白雾中,漫山的松树林时隐时现。风大,风冷,在岸边站不住,于是我们转而乘坐高山火车,穿行于峡湾峭壁丛林间。此铁路,数百工人在重重大山里,费时20年,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才修筑完工。

车贴着悬崖深谷疾行,雪峰、高山草场、森林……接连不断掠过。

半个钟头不到,雨止,阳光从云层中露出脸,放晴了。这时火车中途停站,英语广播告知:著名的尤斯大瀑布到了。我们下车,但见千山万壑间一条白色的壮阔“天河”以雷霆万钧之势奔泻而下,形成漫天水幕,雾气蒸腾,气势惊人。此时,真正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一道绚丽彩虹出现在瀑布上方的天空中,大家欢呼起来,直觉得幸运女神降临了!惊喜中,忽然,山谷中传来悠长纯净而美妙的男女歌声,俺略懂音乐,是挪威大作作曲家格里格的咏叹调。天籁之声中,对面山顶上出现了三位穿着彩色舞裙的少女,竟然在深不可测的峰谷间翩翩舞动起来。山峰、峡湾、瀑布、彩虹、舞姿……我们感动得无以名状,直呼: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见!事后方知,在六、七、八三个月,经常有奥斯陆芭蕾舞学院学生来此义务演出,作为旅游之一景。



闽南行

明德

七律·厦大芙蓉湖掠影
芙蓉桥晚镜波青,感切嘉庚累懿行。灰鹭赏游独缱绻,玄鹤过客竞娉婷。马榕荫翳法炎暑,海枣颀长入杳冥。湖韵沁葩侵远岫,凤凰木杪鸟嚶嚶。

注:1.嘉庚即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2.马榕系高山榕别称。

青玉案·登临鹭岛五老峰
凌霄拔地七十丈。过石罅,穿林莽。榕揽木棉拥翠嶂。磐遮崎径,柯敲高岗,鸟啭山风漾。太虚塔瞰南深浪,双子楼奇似帆敞。梵刹满阶连万象。相思树苑,菩提叶旺,临嶼苍旻广。

注:鹭岛系厦门市(岛)之别称。

沁园春·踏访洪坑观土楼
古村洪坑,溪水琤琮,林雀啾啾。恰祥云竞渡,炊烟袅袅;琪花争艳,圆柏苍苍。高塔修篁,土楼王子,笑启闾阖揖客忙。振成甍,防祝融兵燹,固若金汤。庆云福裕朝阳,赛城堡,坐拥仓廩粮。望月娥桥畔,芭蕉蓊郁;魁宏亭外,白骖轩昂。奎聚深宅,洵如官阙,虎豹泉冷并未荒。铭家训,俱耕读累世,四海名扬。

注:洪坑村即福建土楼客家民俗文化村,村内振成楼(被誉为土楼王子)、庆云楼、福裕楼、朝阳楼、奎聚楼等土楼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水乡韵味 (油画) 陈正瑜



水乡韵味 (油画) 陈正瑜

露

周伟民

深秋,走在公园的草地上,会被草上的露水打湿鞋。我停下脚步,俯身注视着小草上那点点晶莹的露珠,是那么微小,那么清亮,那么温润。我知道,深秋的天气,日暖夜凉,暖空气中水分,就会凝结在草叶上,我也知道,露的生命是短促的,只有早晨才会有,所以人们称它为晨露,当太阳升起,露,便蒸发,回到空气中去了,但到明天的清晨,它又会出现在草叶上……尽管生命短暂,但它总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用它生命的甘甜,滋润着小草,滋润着大地,所以,人们还给它一个美丽的名字——甘露!我想,露,用它的生命告诉我们,任何哪怕是低微的短促的生命都是有权存在的,是尊严的,可贵的,值得珍惜的!

从单纯的演员身份,到创作,到坚持多年的昆曲艺术推广,张军表示上海国际艺术节给他的艺术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动力和国际视野。

问:您还记得第一次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上表演的经历吗?

张军:2004年,那个戏我印象特别深,是昆剧青春剧《一片桃花红》。那是一个把我们这群年轻、朝气蓬勃的昆剧演员和剧目当中具有年轻活力的角色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全新原创剧目。

问:此后您多次参加艺术节,活跃在舞台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或者分享一下当中发生的事?

张军:2010年世博会那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在2009年组建了自己的昆曲艺术中心,等于把自己全部梦

想、对舞台的愿望,集合成了我和谭盾老师一起做的朱家角园林《牡丹亭》。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在于一个创新的剧团、一个新的表演样式,要把传统经典的《牡丹亭》创新打造出来,到处是困难和挑战。

2010年从6月演到艺术节期间,经过很长一个阶段打磨,所以艺术节期间吸引到来自全世界的朋友,形成非常好的影响力和口碑。这对我有很大意义,是我未来走向更好、更宽广艺术道路的一次强大的、温暖的推动力。

问:朱家角的园林《牡丹亭》是在真实环境里演出,和传统的在舞台上演出有哪些区别?

张军:《牡丹亭》写于1598年,汤显祖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在昆曲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

的伟大作品。我研究昆曲历史的传承发现,昆曲原来在《牡丹亭》写就的那个年代,其实两大要素一直放在一起,就是园林和昆曲。

所以我们选在朱家角的课

艺术节给我强大温暖的助推

张军

风吹过来,就像剧情里面被默契地安排好的一个设计一样,它跟自然、跟我们表演的这种雕琢,更好地无缝衔接,这是园林昆曲《牡丹亭》最大的特色。

问:从一个单纯的演员,到创作,还致力于昆曲艺术的推广,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感悟?

张军:1998年12月19日,我作为昆曲的第三代传人,带着我的同伴们踏上传播推广昆曲的道路,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同龄人分享昆曲的一个开始。在这20年里,给我们非常多鼓舞的是年轻观众开始走进昆曲了,年轻观众开始更多地参与上海国际艺术节了。后来我们做的全本《长生殿》凝聚了几代人的艺术梦想,我们老团长、我的恩师蔡正仁先生,到现在的

昆五班,在艺术节平台上呈现四部头的大戏,同时获得鼓舞和反馈。

2016年,艺术节委约我一个作品——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我把这部融汇古今的作品借由艺术节这个平台呈现出来。之后带着它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到纽约。

今年,我们走进波兰的莎士比亚剧院演出,这是对年轻一代演员特别好的鼓舞。(郭影整理)

昆五班,在艺术节平台上呈现四部头的大戏,同时获得鼓舞和反馈。

2016年,艺术节委约我一个作品——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我把这部融汇古今的作品借由艺术节这个平台呈现出来。之后带着它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到纽约。

今年,我们走进波兰的莎士比亚剧院演出,这是对年轻一代演员特别好的鼓舞。(郭影整理)

对话叶小

郭影

艺术对话 责编:郭影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内容

对话叶小 用交响乐演绎创世神话。 详情请看本栏。